

谁给你提供的素材？”电话那头的弟弟语气很平和，说：“那么素材，没人给我提供素材。”

不喜欢你用凭空捏造这个词。这是小说，情节是可以虚构的。”

即使不是虚构也得有所依据吧，你是依据什么，很好奇你写什么，对这篇东西这么感兴趣，我以为你能写几篇小说，就可以对别人的声音陡然提了起来，“你又有这个材料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你不要和我绕圈子了，你就告诉我，是谁人给我提供素材。你到底知道什么？

电话后，周迅便去床上找发给他那篇《你应先我说完》的杂志，可把混乱不堪的床铺整理了一遍又翻乱后也没找出来。他笑吟吟地告诉她几个门的一个朋友顺手拿走了。最后周迅只能打开电话，从里面调出来，用弟弟的眼光看了一遍。

周老师自己也不大满意的说。故事很简单，一个对照下周而重复，毫无新意的生活和工作充满厌倦的大学生涯，在新学年伊始，被班上一个同学吸引住了，那个有着一双孩子般清纯的眼睛的学生一路欢唱着闯进了他心里。就在他不那么容易鼓起勇气向他表白的那个晚上，已有提出要求和好好谈谈。他借口肚子上不舒服去了卫生间，这个部门、鼻子以及后背一外冒虚汗的男人，坐在抽水马桶上，心里一遍遍地模拟着将要开始的那段对话，没有可能发生冲突的冲突，而潮热，他一遍遍对妻子说为感谢也万般无奈地说：你先听我说完。

属东西的确切想法，周密此时已经想不起来了。在他的写作常常是一个让他心动的词语或者一句有思想的能反映生活状

他有了一个左右他情感的女人，不出意外，他有了个儿子。他娶了个女人，她就是他的学生。

就是他的学生

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一般是周密的工作时间。

作、阅读和以写作阅读的名义发呆的时间。

开电脑之前把电话接头拔掉，写不下去，书

并且连发呆的心情也没有的时候，他会重新

月那张六十一元的电话交费单让周密很满意。

因，而是每月的电话费基本能反映出周密当

接的是书商的活。对书商当初提的那些事。

答应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逼他。

年，周密已经能越来越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

谁没有一肚子的委屈啊，相对他那些既要看

人的故事才进行到三分之一，而和书商约定

所以这一段周密不得不开夜车。尽管写着写

想象的方向发展，但他相信自己最终可

商接受他这个更有想象力也更有意思的故事。

了计划中的六十字后，周密打算下楼走走，

看看他晚上是否有时间，刚把电话接上，

友的名字迅速在他脑子里闪过，但他觉得这

看看。

和尖传来，弟弟的哭声、啜泣，还有嘈杂的

电话似乎是从一个公共场所打来的。

要么进来 要么出去

戴 来 著

中南工业大学

圖書館藏

橄榄树丛书·新人类爱情文本
长江文艺出版社





0929156

44.572
DL6



44.572
DL6

要么进来 要么出去

戴 来 著



中南工业大学

图书馆藏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要么进来 要么出去/戴 来著

(橄榄树,新人类爱情文本)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10

ISBN 7-5354-2075-3

I. 要…

II. 戴…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9920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常桥英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湖北中光实业公司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5 插页:2

版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2075-3/I·1581 定价:15.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订购爱人

我的女朋友打来电话，抱怨她至今还没找到一个可以让她去爱的男人。她的意思是让她心甘情愿放开手脚去爱的男人。她有满腔的爱，这我知道，她已经等待了那么多年也酝酿了那么多年，她的爱在等待中散发出酒酿的味道来。

她在电话那头说，如果今年春节前还找不到这样一个男人，她将从此退出欢爱江湖。她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真让我担心，同时也窃喜。挂电话前，她还顺口骂了一句粗话，因为是随口说的，听起来像是表达了她此时的心情，也像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反正听来倒蛮悦耳的。

我一直认为独特的人总会吸引更多的目光。我的女朋友的职业是橱窗设计师，业余担任几家大型商厦的时尚谍报员，这应该算是个有点特别的职业吧，另外，她能把粗话说得跟吹口哨一样好听，当然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孩。我曾经怀着好奇和读连载小说的心情把若干个还算优秀的男人带到她的面前，结果真让人伤心，事后他们用不同的音频给予了对方基本相同的评价，简而言之，那就是：狗屎，一堆自以为是的狗屎。

我还曾打算以我这位朋友为原型写一篇小说，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后来小说写出来了，我却送了一只泥塑鬼脸给她的二十五岁生日。我怕她看到这些和她有关的文字，我怕她会像吹口哨似地吹出一大串粗话，我怕看到她脸上那种很无所谓、甚至有点不屑的表情。

现在，我突然发现，其实很久以来我都有些怕她，这种怕并不具体，但因为不具体，所以每次和她坐在一起超过十分钟，我就开始不自信起来。并且，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她是我们女孩堆里的女大王。

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部分儿时的玩伴都如云雾般四散开去，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独独还和她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说实话，在潜意识里，我一直希望能亲眼看到她失意的那一面，哪怕仅仅是个瞬间也好。因为她总是一帆风顺，人长得漂亮，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情感上，尽管暂时没找到她爱的，可身边不乏爱她的，一个人怎么能活得如此这般游刃有余，这真让我不能心平气和。

有一段时间我十分倒霉，接二连三地丢失东西丢失感情，简直是霉运当头，心情的灰暗也就可想而知。适逢此时，我接到了我那位女朋友的电话，就是文章开头的那个电话，天哪，接完那个电话，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承认我有些阴暗，但考虑到我当时的处境，我立刻原谅了我自己。

接下来的几天中，我频频给她打电话，我只是想听听她的抱怨，听她在电话那头粗话连篇，我便很快乐。真的很快乐。我从未想过，有一种快乐竟然会是这样获得的。

我要说的是昨天，就在昨天晚上，我又接到她的电话。电话中，她的声音不断地往上扬，往上扬，让我感受到一种

禁不住往外洋溢的满足。她说已经找到了她要找的那个男人，是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先生。他性情温和，身材健硕，五官和肤色挑不出一点毛病，除了不会说话，他简直是个完美的男人。

我问，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我的女朋友说，她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他的资料和照片的，她几乎是一见钟情，立即发 E-MAIL 订了一个，虽然价格不菲，但绝对物有所值。

我说等等，那位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吗？

我的女朋友说，当然是个模特啦。他的制作非常精良，不但身体各部位的比例无可挑剔，而且手感尤其好，跟真人的皮肤没什么两样。你不知道，他真是棒极了。

由于意外，我拿着电话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好，最后我问了一个在我的女朋友听来傻极了的问题：你觉得你们之间有爱情吗？

爱情？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阵怪异的笑声，爱情是什么？不就是一种想象吗？这个男人，除了外形，其余的一切都存在于我的想象之中，我每天给他换衣服，摆造型，我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摆弄他，他给予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无限的，所以说爱情，我和他的爱情肯定是无限大的。总之，我找到了他，我爱他，这才是最重要的。

戴 来

目 录

自序 订购爱人·····	1
折 腾·····	1
消 化·····	62
开始是因为无聊·····	109
缓 冲·····	131
找呀找·····	177
等 待·····	205
洋娃娃·····	216
还不到时候·····	234
要么进来 要么出去·····	247
一、二、一·····	263
我是那个疯子·····	305
我看到了什么·····	336

附 戴来主要小说简目	352
读书札记	355



折 腾

第 一 章

1

弟弟一大早打来电话，说有件事想问问周密。弟弟平常很少给他打电话，印象中，每次都是以母亲的名义要他回家吃饭。弟弟说他想和周密谈谈周密的小说，近期发的那篇叫《你先听我说完》的小说。周密在电话这头吃惊地扬起了眉毛。一向对他的写作不屑一顾的弟弟竟然要和他谈小说，还指名是那篇《你先听我说完》，这实在是他没想到的。

“是谁给你提供的素材？”电话那头的弟弟语气有些冲，让周密摸不着头脑。

“什么素材，没人给我提供素材。”

“你的意思是你凭空捏造的？”

“我不喜欢你用凭空捏造这个词。这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故事情节是可以虚构的。”

“那即使是虚构也得有所依据吧，你是依据什么虚构出来的呢？”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对这篇东西这么感兴趣，你不是从来不看我的小说的吗？”

“你别以为你能写几篇小说，就可以对别人的生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弟弟的声音陡然提了起来，“你没有这个权利”。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好，你不要和我绕圈子了，你就告诉我是谁给你提供的素材，看在我们是兄弟的分上。”

“没人给我提供素材。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你不是说过我是个闭门造车的作家，是井底之蛙吗？”

放下电话后，周密返身去床上找发有他那篇《你先听我说完》的杂志，可把混乱不堪的床铺整理了一遍又翻乱后也没找出来，他突然想起来，杂志被来他这儿串门的一个朋友顺手拿走了。最后周密只能打开电脑，从里面调出来，用弟弟的眼光看了一遍。

这是个周密自己不太满意的短篇，故事很简单，一个对眼下周而复始、毫无新意的生活和工作充满厌倦的大学讲师，在新学年伊始，被班上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吸引住了，那个有着一双孩子般清纯的眼睛的学生一路欢唱着闯进了他的心里。就在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了的当天晚上，已有所察觉的妻子提出要和他好好谈谈，他借口肚子不舒服去了卫生间。在卫生间，这个脑门、鼻子以及后背一个劲地往

外冒虚汗的男人，坐在抽水马桶上，心里一遍遍地模拟着将要开始的那场对话，设想着可能发生的冲突，高潮处，他一遍遍对自己也是对妻子极为诚恳也万般无奈地说，你先听我说完。

写这篇东西的确切想法，周密此时已经想不起来了。在他的写作经验中，常常是一个让他心动的词语或者一句有意思的能反映生活状态的日常对话构成了一个一气呵成的短篇。

对于弟弟刚才的那个电话，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恰好也在大学里教书的弟弟，在婚姻之外有了一个左右他情感的女人，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的学生。

2

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一般是周密的工作时间，也就是写作、阅读和以写作阅读的名义发呆的时间。写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他会在打开电脑之前把电话接头拔掉，写不下去，书也看不进去，并且连发呆的心情也没有的时候，他会重新把电话接头接上，胡乱打一气电话，或者等待有电话进来。

上个月那张六十一元的电话交费单让周密很满意。不是电话费少的原因，而是每月的电话费基本能反映出周密当月的写作状况。而这个月，除了月初陪父亲回了一趟老家，他一直埋头在写一个有关克隆人的故事。接的是书商的活。对书商当初提的那些苛刻下流的要求，周密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生活逼他接下这件活的。反正每年都得和这类书商打一二次交道，然后他就可以安下心来写自

己想写的了。

这两年，周密已经能越来越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委曲求全的活法了，谁没有一肚子的委屈啊，相对他那些既要看上司脸色，承受工作的压力，又要看老婆的脸色的朋友们，他活得够潇洒的了。

克隆人的故事才进行到三分之一，而和书商约定的交稿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所以这一段周密不得不开夜车。尽管写着写着，他发现 and 书商最初商定的故事大纲已有了不小的出入，故事正朝着他想象的方向发展，但他相信自己最终可以说服书商接受他这个更有想象力也更有意思的故事。不过在完稿之前，他最好和书商谈谈，省得到时候麻烦。

完成了计划中的六千字后，周密打算下楼走走，顺便在小区的点心店把今晚的晚饭解决了。临出门前，他想先给书商打个电话，看看他晚上是否有时间，刚把电话接上，电话铃猝然响了起来，吓了他一大跳。周密深深地呼了口气。有几个朋友的名字迅速在他脑子里闪过，但他觉得这个时候最有可能来电话的是母亲，问他吃过了没有，吃了些什么，身体怎么样，写作怎么样，要求他经常回家看看。

电话那头传来了弟弟的声音，哑哑，沉闷，还有嘈杂的人声车声，电话似乎是从一个公共场所打来的。

“你在干什么？”

“在写你看上去眼的狗屁小说。”

“我可从来没这样说过你的小说。”

“说也是，不说也是。开个玩笑。有事吗？”

“我还是想和你谈谈你的那篇小说，你那儿方便的话，我过一会儿去你那儿吧。”

当周密提着几包熟食回来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弟弟在楼前低头背着手无聊地转着圈。结婚之后，一直细细瘦瘦的弟弟慢慢胖了起来，体重从125斤逐步攀升到162斤，并且还有横向发展的趋势。因为不常见面，每次看见弟弟，周密都会按捺不住好奇和不解多看上他几眼。感觉中，他越来越像是别人的弟弟了。

一边上楼，弟弟一边问周密是不是最近经常把电话拔了，或者干脆没在家住，因为他打电话过来总是没人接。周密说正在写一个长一点的东西，时间比较紧，所以把电话拔了，不过晚上九点过后一般还是可以打通的。

三楼一个盛装浓抹、正弯腰在扫楼梯的女人挡住了两人的去路。站在二楼半等了一会儿，但那女人似乎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弟弟“喂”了两声，示意要通过。周密在后面说，她是个哑巴，她听不见。哦，是这样。说着弟弟就往上走，并侧身试图从女人翘得高高的臀部和墙壁之间的一小块空当中走过去，可是即使他侧过身子，他的横截面，尤其是他的肚子，仍然非同一般。这边走不过去，他又打算从楼梯的扶手和女人手中的扫帚之间那个看起来要大一些的空当中冲过去。他大概认为只要他走过去，那女人就会停下手中的动作的。

周密突然对正在向烽火线发起新一轮冲锋的弟弟说，你先上吧，我的自行车好像没锁。可是我记得你刚才是走着回来的，弟弟说。早晨用过，说着周密把钥匙朝弟弟扔了过

去，防盗门是那把不锈钢的，房门是黄铜的那把。

下到底楼，周密点了根烟，他暗暗庆幸刚才没有跟着弟弟硬冲，看那个总是盛装浓抹的女人那副不管不顾的架式，说不定自己经过她身边的那一瞬间，她会伸出手来把他拖进她的家里，就像平时常做的那样，经过一番更像是调戏的推搡，最后倒在那只古色古香的雕花大床上。

周密右侧的墙壁上重重叠叠地贴了不少搬家公司、管道疏通，还有医治性病的广告，他就像是第一次发现似的认真地看了一遍。医治性病的，他暂时还用不上，即使需要，他大概也不会去找这类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医疗设备的野鸡诊所，但那几个搬家公司的电话号码他倒也许能用上。

大约四个月前，也就是和那个哑巴女人第一次之后，他就萌生了搬家的念头，然而另一种滑翔般堕坠的快乐却一再拖延着这个想法的真正落实。每次从 401 室那张有些年头的家传雕花大床上爬下来，他都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幢楼，但在下一次欲望生成之前，他总是还没能及时地搬出他住了两年多的 602 室。不只是单纯生理上的欲望，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焦虑、对自我的怀疑和麻木、对世界的怀疑和麻木，这些情绪让他常常像一头困兽般在屋子里打着转，最后一头冲到 401，拉着哑巴跳上那张能暂时缓冲一下他焦虑的大床才算完事。

相对于那个 5725831，周密觉得这个 5606585 要好记一些。他默念着这个号码上了楼。那个女人当然还在那儿，只不过她已经收起了扫帚，依着自家的门框而站。周密抬头看了她一眼，马上低下头去。他曾尝试着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概括俩人这一段不干不净的关系：一个有夫之妇趁自己无能

的丈夫外出之际，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自己的邻居在床上狂欢；或者一个未婚的男青年抽空给一个不能享受正常性生活的妇女，以人道主义的关怀。

女人一把拉住埋头往上冲的周密，她眼睛里那种哀怨缠绵的东西是周密最不能消受的。周密指指楼上，又抬手让她看看手中的熟食。她的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而她的手还紧紧地拽着周密的胳膊。周密能感觉她的指甲都已掐进他的肉里了。俩人僵持着。

4

弟弟说怎么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车被偷走了。周密摇着头进了卫生间。关上门洗了把脸后，周密在抽水马桶上坐下。弟弟还在外面问，那怎么这么长时间。周密没有回答，他把头抵在膝盖上，两手抱着脑袋，他能感觉到身上的血液一点一点在向头部涌去。他努力克制着想抽根烟的欲望，就那样坐着。

等周密从卫生间出来，弟弟已把熟食倒在了盘子里，并把饭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归拢到了地柜上，也就是说可以开吃了。一边倒啤酒，弟弟一边还在问，怎么那么长时间。

“刚好碰到了个熟人，聊了几句。”

“你刚才说你在写一个长的东西，有多长？”

“二十五万字左右，是那种纯粹的挣钱的东西。你不会有兴趣的，连我自己也没有兴趣。不过也难说，反正我们俩的兴趣从来没一致过。”

“既然没有兴趣为什么还要写？”

“为了钱，为了生活，写完之后，今年下半年就能写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哦，是这样。”

接下来，弟弟仿佛陷入了某种沉思，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啤酒。周密走过去把电视打开，换了几个频道后，画面停在中央二套的《生活》栏目。

“你不是有事要对我说吗？”周密问。

弟弟伸手抹了一把开始泛红的脸，调整了一下坐姿，端起杯子喝了一大口。啤酒在他口腔里停留了好一会儿，才咽下去。

“我有个想法，打算换份工作。”

“这事你和家里商量了吗？”

“还没有。首先得我自己拿定主意。”

周密忽然想起了什么，从电视屏幕上收回目光，转向弟弟。

“这个想法和你早晨那个电话不会一点关系也没有吧？”

弟弟愣了一下，随即低头笑了。

“我就特别好奇，你写的那篇东西是谁给你提供的素材。”

“用你的话，凭空捏造的，随你信不信。这么说，你生活中真的有那么一个女孩？”

“算吧，其实这跟我想换个工作环境没有必然的联系。现在的工作让我厌倦，和你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很多事情都让我感到厌烦，我只是机械地生活着，日复一日，唯一让我欣慰和给我带来快乐的是女儿在一天天长大，健康，活泼，不过同时我也感到自己对她负有的责任，这也是我在作

一些决定时犹豫不决的原因。”

“听你的口气，好像有结束你婚姻的打算。”

“这跟那女孩没有必然的联系。婚姻这东西啊，只有当你真正身处其中时，才知道那是不是你真正需要的那种，就像摆在架子上的鞋子，你觉得它很漂亮，可它未必适合你。

“我虽然没有结婚，但就我观察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没有谁对自己眼下的婚姻状态表示满意的，别人碗里的肉就是比自己正吃着的这一块香。”

“婚姻生活的琐碎、繁杂和对人的消耗磨损是超出一个未婚者的想象和预料的，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唉，算了，我不想说陈洁的坏话，事实上，大家都在变，也许她对我也很不满。”

“通常是这样，还不够成熟的时候，一男一女结了婚，等这两个人在婚姻中对婚姻的认识慢慢成熟并越来越不满的时候，却已身处其中了，这是一个悖论。要是法律允许每个人一生结两次婚就好了，第一次就算作预习，不过千万不能要孩子。我想要那样的话，大家第二次婚姻生活的质量肯定会比第一次的高，你说呢？”

说着周密顾自笑了起来。弟弟的心情显然没有这么好，他拿起桌上周密的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他又拿起烟盒看了下牌子，嘴里嘟囔了一句，这烟怎么这么冲啊。

5

夜里十一点，弟弟带着比来时更大的困惑离开了周密家，用他的话说，说了大半夜的话，什么问题也没解决。弟